

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(第19季)

投稿邮箱:cqwbk@163.com

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 
建设银行在行动

乡/村/故/事

## 归来



程华

七月,雨后初晴。我跟着王友琼钻进她的高山茶林,只为见几株传说中的百年老茶树。

草丛深茂,土壤松润。每一步都腾起山野清气。爬满锈绿苔藓的茶枝虬曲着挡住来路,我忐忑:会不会有蛇?

王友琼语调轻快:遇到过。我赶紧停下,直到它悄悄离开。我信世间万物有灵且充满善意。这也算几年学茶做茶的收获吧。

—

1981年,王友琼出生在武隆土地乡天生村。彼时,偏处西南一隅的武隆仍是一个“穷”字,何况距县城5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。这片平均海拔1200米的秀美山地里的人们世代穷困,许多人从未走出过大山,比如王友琼的父辈、父辈的父辈,以及16岁前的她。

父母靠种土豆、包谷拉扯着两女一子。王友琼煮饭打柴、养猪喂牛什么都会干。她11岁那年,父亲山里干活受了重伤,前后三次大手术让本就赤贫的家负债累累。母亲在医院护理父亲,家里70多岁的婆婆,7岁的妹妹、6岁的弟弟怎么办?村小毕业刚考上初中的王友琼含泪说:“这书,我不读了……”母亲眼泪下来了。可又能怎么办呢?

好在一年后父亲治愈了。一年一年寒来暑往,看着忙碌的大女儿,父母心中一动:我们这辈子只能这样了,可孩子得出去学点讨生活的本事啊!

他俩没想到,正是自己的开明之举,改写了大女儿的人生。1997年,暮春。大早,王友琼准备出门打工了。

母亲端出煮好的土面,默默看着女儿吃完。婆婆颤声念叨:“娃呀你一走啥时候回来,我恁大岁数了还不见得到你哟……”

那一幕,王友琼不愿回想,但多年后想起仍眼泪花花。她提着几件旧衣服出了门。破手电筒的微光照着崎岖山路,也照着她迷茫又充满希冀的眸子。

步行3个多小时到乡里,再坐客车颠簸4、5个小时,穿着土布衣裤旧胶鞋的她第一次见到了楼房,还有奔跑的汽车——武隆县城,那是她16年来第一次抵达的“远门”。

—

本当撒娇的年纪,王友琼已“漂”过了彭水、成都、昆明:替人看店、做饭、洗衣拖地、带孩子……淳朴又勤快的她每到一处都与“东家”相处融洽,也学到了不少处事之道。

20岁那年,她随表姐在深圳打工时,与同是打工人的他喜结连理并有了儿子,漂泊的日子结束了。2008年,她动用家里积蓄,在专家帮助下养殖出当时流行的热带观赏鱼,由此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。几年下来,曾经为节约路费很少回家的她,如今每年都携家人回老家与父母团聚了。她给父母修了一栋小楼,还带他们去看山外的世界。弟弟妹妹已中专毕业,工作不错,小家美满。

曾经拼命奔出大山的王友琼,终于过上了稳定、安适的小日

子。她没想到,有一天会抛下都市繁华,重返山林旷野……

那是2016年春,坐标深圳。王友琼与几个潮州朋友饮茶。听朋友们聊茶文化,她惊讶得张大嘴,啊,茶还这么金贵?我老家满山老茶树荒着没人要呢!

她一句无心之语引起在座商人陈先生的兴趣。深谙品茶鉴茶做茶之道的陈先生,你几时回老家,叫上我!

6月,陈先生从深圳飞过来,由王友琼领着考察了土地乡茶林后惊叹:高山里藏着“宝”啊!看这些野化茶树的粗细高矮就知道,树龄少说几十年,老的怕不止百年。“这里就是未来的高山茶基地了!”

收到陈先生的定金,土地乡政府动起来,请有关部门测绘面积、协调流转土地……次年,陈先生又汇来建厂房的资金,王友琼热心帮忙跑手续做准备。她太明白“穷”的滋味——

吃不饱穿不暖留不住劳力,留下老的小的艰难度日。若盘活了茶林,乡亲们哪还用远走打工啊!

她尚未想过与这片茶林有什么直接关系——自己没这个财力。然而,命运和她开了个大玩笑。

三

2019年,690多平米厂房建成了,王友琼继续帮着办生产许可证、绿色有机认证……然而土地测绘过程中,陈先生与乡政府、村民之间出现了分歧。原定开工计划延迟。

要命的是,就在这年,同时从事多种经营的陈先生资金链断裂了。9月,最后一笔款到账后,他无奈地说:“已投资金我就不撤了,你另找人合伙吧,别荒废了这满山好茶!”

王友琼懵了:做,一时找谁合伙,后续大额资金哪里来?不做,自己两年多奔波、陈先生几十万资金不都打水漂了?更让她焦急的是,厂房未通电无法生产。布线须经几户村民地里,她主动通过村里表态给大家补偿,但价格谈不拢,不欢而散。

这个冬,特别冷。一日雪晴,她又去茶林转悠。这两年她走遍了山上,哪有老茶树,哪是野生茶树,哪是野放茶树,哪些树种优异都烂熟于心。忽然,她的目光凝固了:树枝上是花?!娇黄的茶花裹一身冰衣,一朵朵晶莹剔透绽放枝头,如冰天雪地里不屈的精灵!

走下去!她内心有一种力量被唤醒。

又是一次次在乡村干部主持下的艰难协商。“磨”到2021年3月,电通了,机器轰鸣,她泪奔。2022年,生产走上正轨,高山茶叶上市。她给一款绿茶取名:野放冰花。

高山茶稍晚熟,春季鲜叶采摘期在4月初到5月,几十个留守的村民获得每斤几十元到百元不等的工钱——采摘时间时辰、地块树种、采摘手法不同,价格也不一样。春做绿茶秋做红茶,除草修枝采摘,乡亲们乐呵呵领到了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钱。“真在家门口赚钱了!”起初不相信不支持她的村民们变成了她的茶园好伙伴。

往/事/回/首

## 望嘴



周成芳

我小时候住在校场上,家里虽不愁吃穿,肚里油水却不足。我那时特别盼望家里来客人,这样就有机会打一回牙祭。

母亲在厨房切肉的时候,我很快溜了进去,问她:“需不需要剥葱子,要不要拿盘子。”眼睛却直溜溜地盯着案板上那些白花花的肉。母亲夹起一块带皮的肥肉塞进我的嘴里。这一幕刚好被进厨房帮厨的客人瞧见。母亲嗔怪道,这娃儿就晓得望嘴。

大伯家的小外孙星星和我同龄,按辈份叫我小姨。他那时最爱坐在我家门前,津津有味地吃小笼包子,散发出来的肉香对我极具诱惑力。有一次,他见我一直盯着他看,抹了抹嘴角的油,豪爽地问我要不要吃一个?我赶紧摇头说不吃不吃,手却早已伸了过去。

街坊邻居无论红白喜事,都会摆酒席,俗称“做事”。主家提前一两天在家门前搭棚支锅,请镇上有名的厨子掌勺,杀鸡宰鸭、炖肉炸鱼。左邻右舍出人出力帮忙,挨家挨户借桌凳、碗筷……主家还会请来一位总指挥,称“支客司”。这人通常在街上或族里有一定威望,对婚丧嫁娶流程轻车熟路。他会根据主家做事的规模大小,按各自的特长派活,并用大红纸张贴公布。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看这种热闹,巴不得家里的大人去吃席,这样就有机会跟着捞点油水。

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婚宴。小镇男方娶媳妇,哪怕家境再不富有,也要打肿脸充胖子,摆几桌席,把婚事办得体体面面。结婚的头天晚上,男方家也会摆席,听大人说叫前席,主要招待一些从远处提前来的亲友,外加一些为婚宴帮忙的人。我母亲是热心人,哪家办席,她都主动去帮忙,每次也都带我一起去吃席。这令小伙伴们特别羡慕。

婚礼当天中午的酒宴叫正席,菜品最丰富。随过礼的客人一见碗筷摆好,赶紧蜂拥而上,争着抢占座位。一碗碗,一盘盘,鸡鸭鱼肉摆满桌,煎的炒的蒸的炖的,应有尽有,芳香四溢,色香味俱佳。席间,主家一直吹吹打打,鼓乐齐鸣,不时有小孩子高叫“新媳妇儿来了”,随后鞭炮声响起。吃席的街坊们一边转过头看热闹,一边不忘记住嘴里塞鱼肉。

有时客人多,要摆两三轮席。上一轮席接近尾声,有的位置上客人还没离席,下一轮等着的客人也全然不顾桌上一片狼藉,抢位置坐下。英子悄悄给我说,她小叔有一次吃席,坐了第一轮,趁客多没人注意,又吃了第二轮。

我小舅结婚时,外婆家杀了一头猪,我连续几天大鱼大肉。在那次酒席上,我生平第一次吃到夹沙肉,香香的,甜甜的,那一盘被我一个人消灭了,还觉得不过瘾。

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吃席,是隔壁权叔娶媳妇儿。那年腊月的一天,权叔的母亲一大早敲开我家的门,央求我妈帮忙。权叔原定腊月二十四结婚,眼看婚期临近,女方突然毁婚,说是嫌他家兄弟姐妹多,家境贫穷。母亲当天就带了些烟酒糖去女方家,不知用了啥招数,几天后权叔婚礼如期举行。

母亲也按平常行情送了3元的礼金。权叔的父亲却专门来我家,隆重邀请去吃席,特别强调是请一家人,这在当时算是最高规格的礼遇。我理直气壮地跟着去吃了好几顿。刚好乡下的表妹来我家玩,也跟着我们一饱口福。我至今还记得席上的卤拌猪蹄那叫一个美味,还有香糯的扣肉,闪着明晃晃的油花。

如今,大鱼大肉早已司空见惯,但当年望嘴的习惯让我记忆犹新。

(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诗/绪/纷/飞

## 朽木

影子

林中那段木头  
是人间遗失的烟火  
是苔藓的沃野千里  
树们从四围伸出手掌  
草们从四围探出脑袋  
虫们从身下啃食养分  
呢,这段朽木  
身上的浓阴和绿苔  
是对生命最后的  
诚意

这段朽木,已沉沉睡去  
安静。安详。我确信生命已逝  
空旷的林子像精心布设的道场  
溪声鸟鸣林风齐奏的哀乐

情深义重,梨花带雨  
我驻足手捧细碎的阳光  
慢慢放在你的身旁。那速度  
像外公去世时  
我献上的敬意

我坐在岚溪河边巨石的顶峰  
与林中这段朽木对峙  
我看他是醉卧沙场  
他看我是醉饮山风  
其实,我们都在各自沉默

(作者简介:影子,真名肖立勇,重庆城口人,曾获重庆第一届银河诗歌奖。)

## 秋天的心境



付新民

一只蝴蝶,  
两三月白鸟,  
四处游荡的风。

五颜六色的花丛,  
七星的瓢虫,  
八脚的蜘蛛八角的网,  
谁在拨动宇宙的九宫格?

是西斜的秋日,  
摇动芦苇的风?  
是落在草叶儿上的蝉,  
抖动长耳朵的灰野兔?  
还是咩了一声的羊,  
了无挂碍的心境?

(作者供职于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)